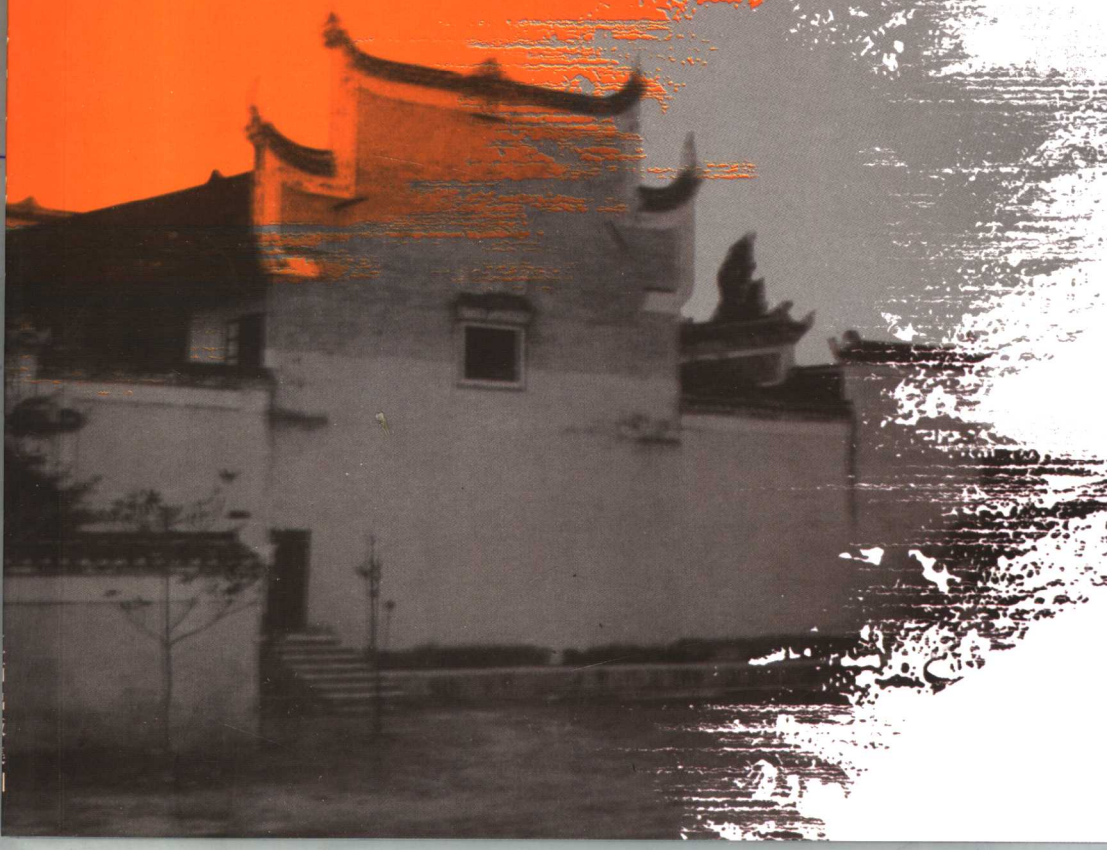




亲历 秋收起义

罗章龙 何长工 / 等著

江西出版集团 · 江西人民出版社





Q I N L I Q I U S H O U Q I Y I

亲历秋收起义

罗章龙 何长工 / 等著

江西出版集团 ·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历秋收起义/罗章龙等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7.8

ISBN 978 - 7 - 210 - 03647 - 0

I. 亲... II. 罗... III. 秋收起义(1927)—史料
IV. K263.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8779 号

亲历秋收起义

罗章龙等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4.625

字数:122 千 印数:1-2000 册

ISBN 978 - 7 - 210 - 03647 - 0 定价:10.00 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政编码:330006 传真电话:6898827 电话:6898893(发行部)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责任编辑 林学勤 整体设计 蔡二弘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领导人毛泽东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

出版说明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根据当时中共中央的部署,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派员毛泽东与中共湖南省委领导,于1927年9月9日,在湘赣边境地区举行的一次大规模的工农武装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又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

湘赣边界起义的发动、实施到引兵井冈山,是毛泽东依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作出的由城市转入农村的战略转移的开始,是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新的革命道路的开始,也是从组织上、思想上、制度上创建党和人民自己的军队的开始,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把散见于一些书、报、刊上的亲历秋收起义者的回忆文章搜集整理,编辑出版《亲历秋收起义》一书,一方面,藉以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数革命先烈的不可磨灭的丰功伟业;另一方面,把这些弥足珍贵的史料呈献给读者,既可启迪来者,亦可砥砺后人。

在此,谨向提供资料的档案馆、图书资料室和有关个人表示诚挚的感谢。祈望当年参加秋收起义的老同志、党史军史研究工作者和广大读者提供新的资料并给予批评指正。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7年7月

目录

回忆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1	罗章龙
秋收起义和引兵井冈山/5	何长工
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17	罗荣桓
三湾改编前后/25	谭 政
随警卫团参加秋收起义/30	陈士榘
回忆警卫团参加秋收起义/39	张宗逊
秋收起义中的第一团/42	杨立三
工农革命军第三团在秋收起义中/46	吴开瑞
秋收起义前后的片断回忆/50	刘 型
秋收起义的片断回忆/55	陈树华
武装起来的安源工人/67	刘先胜
秋收起义中的红色爆破队/73	王耀南
安源爆破队上井冈山/79	王耀南
醴陵秋收起义前后/93	易 锚

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醴陵分会成立经过/97	张明生
红旗插上浏阳城/99	慕容楚强
长茅岭的枪声/105	潘振武
毛泽东在株洲部署秋收起义情况/107	陈永清
桂汝秋收起义的回忆/109	黄奇志
秋收起义在湘潭/112	陈永清
莲花“八一九”农民暴动与秋收起义/123	刘振鸣 艾游媛
汨罗江畔的烽火/129	方 强
忆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134	李 涛
警卫团与平浏自卫军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经过/139	余洒度

■ 回忆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①

罗章龙

1927年,革命处于高潮时,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在此严重关头,党中央有个部署,就是把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委员调到一些重要省份,以加强地方工作。中央本来决定毛泽东到四川,毛泽东认为四川没有基础,坚持要回湖南,中央同意了。我本来是决定回北方去的,有一天,我和毛泽东从中央开会出来,一路步行到毛泽东住处,他邀我到湖南去工作,组织对敌进攻。我们两人请示了中央,中央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于是我以五届中委的身份,巡视和指导湖南省委的工作。

毛泽东先离开武汉赴长沙,临行前,他对我说,你找一个有作战经验的军事干部一道来湖南。我说:这里很难找到既熟悉湖南情况又有武装斗争经验的军事干部。毛泽东说:只要你认为可以就行。以后,经过物色,与中央商量的结果,加派了一个蔡以忱。

毛泽东回湖南的主要任务是整顿党的组织,改组省委和县委,

^① 此文原载《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如浏阳、平江、衡阳、郴州等都重新派人组织起来。湖南省的班子也重新恢复起来。自马日事变之后，湖南省委涣散，通过毛泽东活动之后，成立了新省委：毛泽东为书记，夏明翰为组织部长，望三为秘书；曹典琦为宣传部长，秘书龚际飞；军事部长易礼容（毛泽东不在时，代理省委书记），秘书李子骥；农民部长彭公达，秘书禁林；工人部长文虎（罗章龙），秘书翦去病；妇女部长熊季光，民众部长何资深（何资琛）。

我这次到长沙，主要是以中央委员身份去帮助湖南省委，对马日事变之后的善后和开辟新的工作局面，我没有正式参加省委分担的职务，但因安排曹典琦做宣传部长，他坚决不干，离职而去，因此，我兼宣传工作。还有工人部原来主任是翦去病，也自觉工作困难，说压不了台，于是我也就负责工人部的工作，翦就当秘书。

新省委中有些是从下面提拔上来的，例如彭公达就是。我记得在省委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大家不认识彭，毛泽东特地介绍了几句。

不久，由长江局转来一个中央通知，让湖南派人到武汉，参加党的紧急会议，我们商量的结果，决定让毛泽东和彭公达参加。

毛泽东、彭公达走后，在长沙市麻园岭苏俄领事馆内，召开了湖南省委会议，苏俄领事馆派人领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国际”代表提出要打倒陈独秀，大家感到突然。我说：“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重大问题，我们就这个问题可以展开讨论，但是不一定作出结论。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在他的领导下，我是不满意的，但不要提打倒或撤换，因为中国革命的失败，不是由于他一个人造成的。”大家认为革命的失败，陈独秀要负责，但是共产国际也要负责。易礼容认为不能提打倒陈独秀，并要求共产国际拨款拨枪给我们，进行武装斗争。这个要求未答应，会议无结果而散。

我同“国际”代表谈话，是用德文，未给翻译。他说：希望多多

反映情况,以后还要到湖南来。这个代表对我熟,因我在苏联工作过。

国、共虽然分裂,但国民党与苏联仍保持外交关系,因此,在长沙的苏俄领事馆仍合法存在。湖南省委想在苏俄领事馆内办公,但是该馆不同意,只同意这次在该馆开会。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彭公达回到长沙,随即召开省委会议,传达了中央紧急会议精神,明确指出了在秋收季节组织武装暴动。这次传达会是在长沙市北郊沈家大屋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夏明翰、易礼容、林蔚、曹典琦、彭公达、何资深[琛]、文虎、熊季光、龚际飞、罗学瓚、滕代远、谢觉哉、李子骥等。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湖南省委进行了改组。新省委是彭公达(书记),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贺尔康、毛福轩、向钧、谢觉哉、何资深[琛]。

关于秋收起义,省委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不以国民党的名义举行,也不借重邓演达、陈仁友等国民党左派,会上决定要与国民党彻底决裂,以共产党名义领导起义。

为了加强对秋收起义的领导,决定成立前委和行委的组织机构,即中共湖南省委行动委员会和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前委在行委领导之下,行委又在湖南省委领导之下。

毛泽东和我们共同研究了前方、后方的作战部署,他对我说:把浏阳打下来,就向长沙进军,部队打到离长沙只有40里的黄花市时,我就派人送信给你们;再往前打,就是离长沙10多里的东屯渡。这时,你们就动员近郊农民和城里的工人、居民暴动响应。

毛泽东离开长沙时,正值8月炎夏。他身体不大好,有点清瘦,大家不放心。我问他:你身体还行吗?他说不要紧。我还是不放心,找夏明翰商量,找个可靠的同志送他,于是决定派毛泽东之弟毛泽民护送。为了安全,我们和毛泽民商量,走路时,要和毛泽东保持一段距离,否则一出事就都被捕了。毛泽民把毛泽东送到

浏阳张家坊才回来的,并且还报告了毛泽东同志在张家坊脱险的情况。

我留在长沙后方的任务,是我们的部队打萍、浏、平、醴后,围攻长沙时,来个城市暴动,里应外合,占领长沙。有一次,在长沙不远的地方,有一辆敌人的兵车要开动,我们为了配合前方作战,派了一个小队去破坏路基。兵车开过来时,还炸了一颗炸弹,搞得敌人很紧张,车子几个钟头没有开出去。还有一次是长沙反动派在教育会坪召开了一次大会,发传单,写标语,大骂共产党。我们去了几个人,当他们开会时,有一个同志拿一条毛巾提了一个手榴弹,往主席台上一丢,虽然没有打响,但把他们都吓散了。

我还去划业工会开过会,动员他们作好暴动的准备,如果河西农民军打到河边,就要用划子运他们过河。

关于攻打长沙的计划,是湖南省委和行委作出的决定,当时,毛泽东同意打长沙,大家满怀信心要把长沙拿下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争论。当时估计,如叶、贺顺利发展,湖南的国民党军队就会调离应战,本省空虚,我们就可以冲击长沙,只要拿下长沙,别的地方,马上就可以响应。但是后来,秋收起义部队攻占浏阳后轻敌被围,只好撤出县城,在过南市街渡口时,遇到敌人一个团的封锁,我军强渡,伤亡重大,损失不少。一、三团也失利。毛泽东就给省委送来一封信,大意说:我们不准备进攻长沙,长沙暴动的计划停止吧!省委同意了。停止长沙暴动的事,受到了中央的批评。中央派任弼时来长沙进行检查,认为湖南省委犯了严重错误,又进行了改组。

■ 秋收起义和引兵井冈山^①

何长工

秋收起义和引兵井冈山,是在中国革命急剧变化的紧急关头的一个转危为安的伟大转折点,其间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和艰难曲折的过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真理。汉口“八七”会议改选了党中央的领导,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并决定领导湘鄂赣粤农民举行秋收起义。毛泽东同志来到湖南改组了湖南省委,并领导了著名的湘赣边秋收起义。

我是1923年冬天回国的,回国后领导要我到黄埔军校去当教

^① 此文原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出版。

官,后来组织分配我到华容一带参加县委和特区工作。北伐军到湖南以后,我在洞庭湖区任农军总指挥。以后又到了洪湖,转到武汉,跑到警卫团去当兵,当时杨立三是招募委员。我当兵在第五连,这是干部连。在这连当兵,起码都是县级的工农运部长、县委委员和书记。有一次,我在团的党委会会上讲了一次话,不知怎么把我看中了,要我到青岛去,然后去苏联学习。我为此向团长请假,团长不同意。我那时27岁,还年轻,不甘心大革命的失败,因而安心在连里过战士生活。当时,我们的任务是警卫兵工厂、仓库、银行,连汪精卫的住宅也是我们站岗。

在7月29日这天,团里开了个会,会上布置要防止开小差,要战士系带子弹,准备往南昌开。那几天,听见珞珈山一带,天天晚上有枪响。为了防止有人抓我们,天天拉出去打野战。29日,“八大处”和指挥部都上了船(拖驳)走啦。好多的拖驳,(接)起来有一两里长。当时还有中央军校的一女生宣传队跟着走,后来走散了。开拔后,8月1日我们到黄石港,和南昌联系不上,反军张发奎的指挥部设在南浔路上的马回岭。只听到九江反军布防吃紧,这时情况严重。武汉中央政治学校改名军官教导团,从后边跟了上来。划归为警卫团卢德铭同志统一指挥(张发奎的第二军团司令部的“八大处”)。我们吹号和他们联系,他们没听到,结果教导团的船开到九江就被缴了械。该团由张发奎带到广东曲江又武装起来了,成为广州起义的主力。我们开到田家坝,在船上开了个会,领导、指导员、党的积极分子200多人参加。会上卢德铭宣布南昌起义了,决定船调头往回开。到了江南阳新县境的黄颡口,上岸宿营,急行军去赶“八一起义”主力部队。当时公开讲,蒋介石叛变了,决定快速进南昌归队,赶主力部队去。这时,“七一五”国共公开分家,“马日事变”和南昌起义,这一带地方的县长们还不太知道,所以有的地方设宴欢迎国民军。

部队上岸后,正碰上8月的炎天暑热,5000多人的队伍,武器

弹药很多,天常下暴雨,走起来很多困难。到了武宁与苏先俊、余贲民率领的平江、浏阳农民起义军会合了。两支部队建立了一个临时的统一建制,番号改为革命军独立师,我们是第一团,他们是第三团。部队开到靖安、奉新一带已经布防,赣江两岸有朱培德的三、六、九军设防,我们不能渡江东下,遂放弃追赶主力军的计划,并决定卢、韩、辛等领导去中央请示。部队只好折回修水休整和训练,扩充兵源,准备暴动。这时,我调到了侦察连搞侦察,发现了三连连长是个反革命分子,把他抓住枪毙了。接着在部队里开始进行了谨慎的肃反工作,巩固内部。

卢德铭团长当时极力要团结内部,为此,我们还没打工农革命军的旗子,但是脱离国民党的指挥,这是借此麻痹一下敌人,争取时间休整部队。

二

在修水县开了一个团党委扩大会议,决定在团长卢德铭去找党中央联系未返期间,由余洒度代理团长。

我们开到修水,朱培德曾派人来和我们联系,我们想在与敌斗争中学些军事,做点统一战线工作,朱则妄图用威胁利诱的方法,软硬兼施,拖延的措施,用谈判来赢得时间。而后,他们来了5个人,经常在我们这儿转,有时给我们讲:“你们这里有很多人才,北伐有功,有的还是我们的老同学。”用这些话来拉拢麻痹我们。其实他们也知道我们这里有很多共产党员,妄图将我们改编为江西省防军。我们采取拖延政策,谈而不破,闹而不打。他们妄图诱惑我们开到涂家埠点名发饷,正式改编,借此机会解除我们的武装,但这一条一网打尽的毒计未能得逞。

等到8月,月亮圆了,我们才独树一帜,举行起义了,把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旗子、番号都做好刻好发下去了。那时我们

这支部队还很骄傲，动不动一开口就是叶挺独立团的，胜利进行第二次北伐凯旋而归的功勋部队。

在开往修水的路上，战士们背了许多子弹和枪支，走得个个汗流浹背，一些过去当首长的，也要同士兵同艰苦，为了防止开小差，一个党员要包好几个，党员说了话，群众还是听的。团长卢德铭品质很好，军事政治都很强，威信也高，身材长得很英俊，行动起来忙前跑后，很关心部队。他以自己的模范行为严格要求部队，部队过境秋毫无犯，对群众影响很好。有时过境，也会碰到红枪会拦住不让走，我们派代表谈判露营，拿钱买粮食做饭，吃了就走。结果顺利通过了，没给我们找麻烦。这时我们经常喊话，穿着便衣，走在面前喊话，打通了和群众的关系，一些地方武装也不敢动我们了。湖南这地方是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必争的战略要地，有名的出兵的地方，历史上经过多少动乱，一些兵带枪跑了，因而散在群众手里的枪不少，地方武装里很多就是这样当过兵的老打手。

经过肃反之后，在内部还有左中右的斗争。因为当时情况复杂，条件困难，政治军事斗争均不成熟，因而组织上公开地讲，你愿不愿意干？吃不吃得得了这个苦？不干就自己走！许多女同志拖不动，走了很多。我们留下的人背了很多东西，走起来都说，国共分家，现在我们是一家人了。当时我们还有一种理论：历史上从未消灭过土匪，今天怎么能消灭我们这些马列主义武装的“山大王”？俗话说：“沉浮应在自己”，这就是说要全靠自己救自己，当时只有靠自己觉悟团结起来，自己当家做主人。我们就来个枪杆子里面夺取政权，当掌柜的。

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情况不明，又是一支孤军，内部两条路线斗争剧烈，上面分家啦，下面也开始贯彻。我们筹粮，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开家族会议，会上一讲，他们就会把存的公粮交给我们。那时候招兵很容易，当时我们发的衣服是灰的、黄的各一套，打绑腿，穿草鞋。警卫团的人，一些军校学生、军